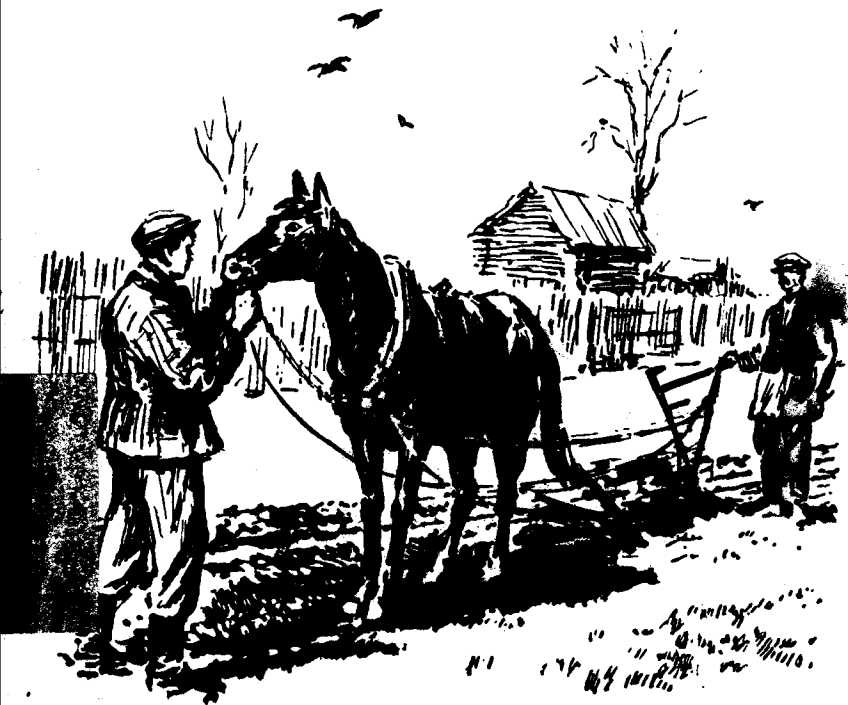


女 婿

田 德 里 亞 柯 夫 著



女 婿

田 德 里 亞 柯 夫 著

郁 飛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女 婿

田德里亞柯夫著

郁 飛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350) 字數：76千

開本31''×43'' 1/32 印張4 $\frac{8}{8}$ 插頁2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定價(6)0.40元

ВЛ. ТЕНДРЯКОВ
НЕ КО ДВОРУ

据 Eve Manning 英譯 Son-in-Law (Soviet
Literature, No. 10, 1954) 轉譯。

內 容 說 明

這是一本寫蘇聯社會主義農村家庭中新舊思想的鬥爭的中篇小說，表現了人們對待集體利益的兩種不同觀點的尖銳矛盾。青年團員費奧多是一個工作積極的拖拉機隊隊長，與少女斯捷莎結婚後，住在岳父母家，他倆本來真摯相愛，但婚後生活是不美滿的，而且和他岳父母也不和睦，因為斯捷莎的父母有濃厚的貪圖個人利益的殘餘舊思想，斯捷莎也受了很深的毒害；費奧多對工作非常熱心，反而使他們忌恨和不滿，費奧多和斯捷莎竟然弄到決裂的地步，後斯捷莎開始有些覺悟，漸漸有了轉變。這本小說說明了：對待勞動態度的一致及對集體利益的共同認識，是決定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要因素。

本書被蘇聯批評家公認為是一九五四年優秀的文藝作品。

1



輕微化雪，已經有一個星期了，現在却颳起一陣渺茫的微風，剛好把化軟的積雪又凍得像石頭一樣堅硬。星星淒冷地在夜空裏閃爍，積雪在月光底下亮得出奇，散射出像餓狼眼睛一般的淡綠色的光輝。

是兩點鐘光景，正是夜深人寂時分，村子裏看不見一個人影。連狗都爬進了窩，老更夫也回家去喝杯茶，也許正在火爐旁邊打盹呢。覆雪的屋頂發出銀色的光輝，樹木就像凍結在黑暗的半空中的一團團的水蒸氣。村子顯得空曠、怪異而可愛。

但有一座房子裏所有的窗戶都透出燈光，有人影晃蕩過去，嘈雜的聲音甚至透過雙層玻璃窗傳了出來。

砰然一聲門響，一個老人出現在門口。他扶着欄杆，東歪西倒笨手笨腳地走下台階，沿着踐踏出來的小

路蹣跚着，又在那裏站住了，搖搖晃晃着。他開始用嘶啞的聲音唱起來：“只要我有金山……。”接着，那寂靜使他怔住了，就停了下來，猶豫一下，回頭望着門口。在屋子的過道裏傳來打翻了酒桶很響的聲音，門猛然打開了，人羣从那光亮的過道裏擁了出來，風乾的雪在他們腳底下吱吱地作響。

“伊格納老爹！伊格納！嘿——你在哪兒？”

“不用嚷，他就在你前面——正要栽倒下去呢。”

“伊凡諾夫娜家釀的酒真有勁頭！”

“你應該知道——你也灌得夠了！”

嘈雜的聲音打破了夜間的寂靜和神秘。

一個年輕人和一個姑娘，隨便合披一件大衣，走出門口祝那些臨別的客人一路平安。

“把老爹一直送回家去，”那年輕人叫道。“要不他會縮成一團睡在哪塊雪地裏的。他不如在這裏過夜就好了。”

“我？……我不！……我是，我是不——打——擾——別——人的！”

“好的，好的……走吧，老爹。祝你幸運和快樂！”

“趁早預備搖籃吧！”

乾雪吱吱嘎嘎的響聲漸漸消失了；老人嘶啞的歌聲還迴盪過來：“只要我有金山……”但突然中止了。村子裏又恢復了寧靜而可愛。

“好，就是这样，斯捷莎……現在我們的生活就要開始了，”那個年輕人說。她在大衣裏面更緊地偎着他，發着抖。

婚禮平平靜靜，賓客很少，而且他們走得都相當早，也沒有鬧一個通宵。

2

拖拉機隊隊長費奧多·索洛維科夫是個愉快活潑的年輕人，老是笑嘻嘻的。工作完了以後，他總喜歡跳舞或者跟那些結實的拖拉機手們比力氣。他高大而伶俐，長一頭漂亮的鬚髮，是個跳舞和摔跤的能手，跟女孩子們很有人緣。

費奧多的拖拉機隊的工作所在地赫洛卓弗村村蘇維埃秘書嘉林娜·茲洛賓娜，和圓臉的女教師卓婭·亞力山德羅夫娜，她們碰見的時候，總是誰也不理誰。

“一個輕浮的傻丫頭，”嘉林娜總是這樣說卓婭，卓婭說得更直率：“老想用她輕巧的步子來勾引男人們的注意！”這是彼此能夠加給對方的最大罪過。可是費奧多顯然不像她們那麼想，因為他也許今晚送卓婭穿過小松林回學校，而明晚又送嘉林娜回到村子那頭她那開滿了忽布花^①的小屋。但是如果嘉林娜和卓婭知道這件事：

剛剛新來到拖拉機站的女農學家，每當索洛維科夫要來的時候，總得換上一件高領子的漂亮衣服；她見了他總是不加思索地說：“費奧多，你是有才能的。為什麼不發揮一下呢！今晚我們上俱樂部去參加預演吧。”她們倆該會怎麼說呢。

在這個時候，費奧多對他自己的才幹真的表現出一種尊重。他一定去參加預演，跳一節吉普賽舞，如果碰到那兒沒有預演的話，他也要去看場電影。

然而，到了一個時候——用卡車司機瓦夏·柳畢莫夫的話來說——費奧多“一下子火熱起來了”。

每當下第一場冬雪，赫洛卓弗村總要歡度“打穀節”。這個名稱是從舊時代傳下來的，慶祝方式却是現代的。俱樂部裏有演說和各種業餘遊藝表演，然後把椅子推到一邊，桌子擺出來，吃吃喝喝，年輕人跳舞一直到天明。

青年男女們從遠近的大小村莊前來參加這類跳舞會。每個節目都是隆重地開始，而在喧鬧和歡樂聲中結束的。收音機給推到一個角落裏，彼佳·雷齊科夫拉起手風琴來，於是跳舞人的步子把窗戶都震得咯咯响。費奧多很少跳舞，要經過一再邀請才跳一次，但是他每跳一次，總要使村人們議論很久。

① 忽布花是一種植物，也叫酒花，是使啤酒帶苦味的原料。

一个名字叫作齐佐夫的拖拉机手，他来自凯戈罗吉雪支區楚赫納河上的苏霍布林諾弗村，除了瓦夏·柳畢莫夫，誰也不認識他。和他一道的是一个穿着藍綢衫的女孩，長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尖尖的下巴，高高的胸部，而一舉一動，却顯得無精打彩。看上去，那个大腦袋、高顴骨、粗壯、矮胖、笨拙的齐佐夫当然是太配不上她了。这一回請費奧多跳舞不像往常那麼費事。他走進圈子就開始一个俄罗斯舞——一会儿蹲下去，一会儿又跳起來，一会儿又連声吹着口哨，用脚後跟敲出踢踢踹踹的声音，最後蹦到那个不知名的姑娘的面前停了下來——請她同舞。她跳得这样的輕巧，連垂在她背後的長辮子都沒有擺動一下，轉了一个圈子，她又回到齐佐夫旁边的位子上去。

当大夥兒開始跳舞的時候，費奧多一直走向那个穿藍綢衫的女孩去。

她的眼睛大而藍，長長的睫毛，被外面的嚴寒凍紅了的臉蛋兒还帶有紅暈，他从她衣服的三角形領口可以看得到她的胸窩。但是跳舞的時候，費奧多聞到一种土產的粗煙莫合煙^①的輕微气味，似乎一直跟隨着他們。

“难道你們苏霍布林諾弗村的小伙子都像那个样子

① 莫合煙，是一种粗煙，在我國新疆一帶也有。

嗎？”他輕聲取笑說，朝齊佐夫的方向揚一揚頭。

“像什麼？”

“小氣，軟弱……為什麼不試試在我們赫洛卓弗村
找個好點的？”

她的眼睛現出微笑，可是她馬上垂下眼皮，把眼睛
遮住了。

“譬如說，找你，是不是？”

“為什麼不呢？”

跳完了舞的時候，她並沒有回到齊佐夫那裏，却隨
便站在費奧多旁邊。她模糊地自信，費奧多喜歡跟她呆
在一起。她想對了——整個晚上他跟她都形影不離。

齊佐夫在一邊瞪着眼睛。費奧多毫不在乎。得由她
挑呀……

大片雪花輕輕地飄落着，落在她的絨頭巾和披着漂
亮的羊皮衣的兩肩上。費奧多緊緊地挨着她的臂膀。到
她家有一段相當長的路程，他們邁着大步走，默默無
語。在她的沉默裏有一種尊嚴的神氣，費奧多却感到一
種不曾有過的羞怯，他平常的說笑勁兒不知道到哪兒去
了。他們只看得見面前的幾步路；大雪掩蓋了一切，也
湮沒了他們的脚步声。那個灯火輝煌的大廳連同它的音
樂、喧鬧和欢笑像夢幻一樣遠遠落在後面了；他們好像
很孤單地呆在一個雪花飄揚的悄靜的世界裏。但是這沒
有什麼可怕；它給人帶來一種溫暖的幸福的喜悅——他

們倆在一起，還有什麼不滿足呢？

費奧多送她到她本村。他們道了晚安，他把她拉到身邊，在黑暗中吻着她眼睛下面涼涼的面龐，在飄雪的新鮮空氣裏他又聞到了輕微的莫合煙味，但這也是怪舒服的——令人聯想到農家溫暖的家常風味。

嘉林娜·茲洛賓娜和卓婭·亞力山大羅夫娜重新作了朋友。她們再沒有鬧糾紛的理由了——現在費奧多也不送她們倆哪個回家了。每隔一天他步行十二公里到蘇霍布林諾弗村去。

他跟嘉林娜，跟卓婭，跟拖拉機站的女農學家不過是周旋周旋罷了，不是當真的。

斯捷莎總是用同樣的態度接待他，把他的手握在她柔軟溫暖的手裏面，從她垂着的眼瞼下親切地望着他，似乎在跟他說：親愛的，你離不開我，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覺得幸福，傻，我也是這樣。我何必隱瞞這點呢？……

有一天，費奧多居然向他的朋友瓦夏·柳畢莫夫發出了一點怨言：“斯捷莎倒是個好姑娘，可是沒有什麼生氣——老是不大說話。”話剛出口，他就後悔了；他整整一個星期都自己覺得很難為情，生怕這話會傳到斯捷莎的耳朵裏去。奇怪的是——他的心不痛，血也流得正常；但是一天不見斯捷莎就難受！似乎有種力量把他牽

引向她，牽引向她溫暖的手和恬靜的眼睛。每隔一天，他要步行十二公里到她那兒去，再步行十二公里走回來。

斯捷莎住在村子邊上一棟矮矮的、寬敞的農舍裏，她在當地的牛油工廠擔任驗收員。費奧多第一次見到她的父母就喜歡他們。

有一天，她父親，一個強壯魁梧的老人，長着一個大軟骨鼻子，把他粗硬的手往桌子上一放，顯出為人果決的樣子。

“要是在往日，這話可不該先由我提出來，”他說，“可是如今誰也不在乎這個。那你就听着，小伙子……你老跟我們的斯捷莎在一起，噯，我的老伴兒和我都沒有什麼反對的……和一些人比起來，我們過得還算寬綽，什麼也不缺。你看我們這棟房子——一半還空着，從來沒有使用過。上這兒來跟我們同住吧，我們在一起會過得更好些。”

斯捷莎滿臉燒得通紅，低下眼睛。她母親，一個面孔胖胖的、和顏悅色的老太婆，有一對周圍是慈善的皺紋的、和她女兒一樣藍的眼睛，慈祥地向他點着頭。

“是的，到這裏來吧，那好得多了。上帝沒給我們兒子。你就算是我們的兒子。”

費奧多走出屋外，表示他不同意。

“要我離開那個集體農莊和自己的拖拉機站是不行

的：我在那兒很久了。起先我是个普通的拖拉机手，现在作了隊長。我和那些小伙子也混熟了。”

“要我離開家更不行，”斯捷莎回答說。“在這裏你有的是工作。我們拖拉机手不够，你馬上就可以当上隊長。”

冬季檢修拖拉机的時候，費奧多老是租一間靠近拖拉机站的房子住下來；下地的時候，他就跟一个远親跛脚的鐵匠庫茲馬·莫霍夫同住。

費奧多的父親七年前就死去了。他的母親住在一個边远的森林中的小村莊裏——卓錫齐村，离赫洛卓弗村約有四十公里。她上年紀了，可是还在当地集体農莊做點播播亞麻、耙耙乾草之類的工作。本來，她是用不着工作的；她的大兒子在伏庫達当採礦工程師，匯給她很多的錢，可是，坐在家裏，只是照看山羊和一小塊馬鈴薯地，也是叫人發悶的。

費奧多每月都要買些餅乾、糖和茶葉給她，並且去探望她一次。他替她砍些木柴，鋸好，劈好，垛好，還給山羊割些草料。

“孩子，去跟你們管理处的人講一講，”她時常这样催促他。“轉到我們農莊來吧。”

但是，費奧多对这个主意並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熱愛自己工作的拖拉机手，可是這裏的土地都被森林佔着，老是荒廢着，沒法使用。誰願意拿赫洛卓弗村的土

地換這個窮鄉僻壤呢？但是他又不想違背他的母親，所以，只是告訴她說他們不願放他走。

現在他得離開自己住慣的地方了。他不能把斯捷莎帶到卓錫齊村他母親那兒去，連他自己也不願住在那裏。他也不能把她放在庫茲馬·莫霍夫那兒……他當然可以自己蓋房子，集體農莊會幫助他的，可是那需要時間……斯捷莎會同意在生人家裏住上一兩年，而沒有她自己的家麼？……

費奧多決定搬到她的村子去。

他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參加婚禮，他們全在修理場忙着。他母親也不能來。如果搭上來往的卡車，一個六十歲的老太太在嚴寒裏旅行一下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他不願意向赫洛卓弗村農莊去借馬，農莊主席因為他離開跟他生了氣；他也不便向蘇霍布林諾弗農莊借，在這兒他還是一個生客。即便他開了口也未必借得到，因為所有的馬都在忙着拉木料。費奧多的母親帶給他一罐蜂蜜、一小桶家釀啤酒和一件送給新娘的禮物——一條絲頭巾，也許是她早就為這一天準備好的。她託一個前往蘇霍布林諾弗村的朋友捎上這些東西，還寫了一封祝福的信，懇求這對年輕人結婚後馬上去拍照，寄給她一張合照的像片。

只有蘇霍布林諾弗村裏的人參加了婚禮，他們都是一對對年紀大的、老成持重的已婚夫婦。伊格納老爹是

唯一單人前來的男客；他的妻子，当地集体農莊主席，接到了請帖，可是沒有來。

桌上擺滿了好東西、大宗的酒，可是喧鬧和狂歡得不怎麼起勁。人們圍聚在門口往裏看，但是人數不多，也沒有呆好久。大部分觀眾是孩子們，他們從窗口向裏面探望，但是連他們也因為天氣嚴寒和時間不早很快就回家了。

費奧多在自己的婚禮上也沒有跳舞。

3

一般總認為結婚是家庭生活的開始。兩個人登過記，好好慶祝一場，一個新“家庭”就成立了。

費奧多從來沒有想到過：要有一所舒適的住宅這樣簡單的東西，才算是一個家庭的真正開始。他跟斯捷莎誰也沒有談起過像櫥櫃、帘或者湯鍋這類瑣碎的傢具——提起那些才令人悶氣無味呢。她是未來的妻子，他是未來的丈夫；他們僅僅看到這點，也只願意看到這點。一直到結婚，到舉行婚禮的時候，都是這樣想的。第二天早上醒來，他們都還有着這樣的情緒。但是他們得安居下來——不是一個短時期，不是一年兩年，而是一輩子……他們得建立一個家。

屋子的一半騰給了這對年輕人。費奧多的自行車掛在過道裏牆壁的鐵鈎上，那是很久以前掛馬具的地方，當時還沒有集體農莊，他和斯捷莎甚至想都想不到那個時代了。他的收音機安放在桌上。他花了一早上掃清屋頂的積雪，裝好天綫。



斯捷莎得到一個農民做的大木櫃作為嫁粧，木櫃因年久而發黑，包着鐵葉，一個鑰匙孔大得像一張貪吃的嘴——這是一家財物的貯藏庫，往日的鎮家之寶，一個真正祖傳的櫃子，它生氣似的發出鏽住了的嘎吱一聲，向它年輕的女主人展出了它的財寶，放出一股濃厚的莫合煙、老羊皮和陳年寬幅細呢的氣味。

頂上面一層放着一雙漂亮的高跟鞋和那件藍綢衫，正是費奧多在赫洛卓弗村的晚會上第一次看見斯捷莎的時候穿的那件。她漂亮的衣衫的褶子裏的莫合煙味，原來是從這隻祖傳櫃子裏帶出來的。

在漂亮的鞋子和綢衫下面是一雙皮靴——也很好看，不過是多年以前的樣式——半高跟、尖頭、翻口。再下面是一件寬面細呢女冬大衣，胸襟上堆着數不清的

繡褶，这件衣服至少有四十磅重。費奧多模糊記得在他童年的時候，常常見到这样大衣。再下面是綉花的和普通的衣服，女用無袖長衣……最底下一層，有幾件漂亮的老式土布衣服，繫着紅、黃、藍色的綉帶。

所有这些东西都掛在院子裏。斯捷莎穿着一件舊衣服，一舉一動都顯露出她年輕結實的体态，她抓住一件上衣使勁拍掉它的灰塵和煙味，她母親幫着她忙。

“別太重，親愛的，別太重，不然呢子要裂開的。”

老头子走到門口，站在那裏，咬着他的鬍梢。藏在他長眉毛下面的一對昏花的細眼睛，現出笑謎謎滿意的神氣。

費奧多再也忍不住他的驚奇了。

“我們要那些東西幹嗎？”他指着掛在籬笆上的舊式衣服問道。“又不能穿着那些花麗狐哨的衣服上村裏去——那樣，孩子們全要追着你了……還是找個地方賣了吧。”

老头子高聳的顴骨馬上漲紅了。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都盡量拿出來了。我們再也拿不出更好的東西給你們。你們高興把它丟掉也可以——那是

